

站台,等待

□杨健民

我的朋友、福建广播影视集团洋兄在朋友圈发了两张他拍摄的照片,并写了一句话:“站台上从不缺故事,等待与相拥,何尝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。”其实是很普通的场景,被他这么一提撕,意思就出来了。我们的许多日常,不就是这样吗?复旦大学梁永安教授在他的《日常》一书里说:“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你的诞生而出现,而是你路过了这个世界。”正因为是路过,所以就会让你看到等待和相拥的场景。

日常,总是从指尖流过,就像是一天天不经意间流淌的光阴。许多时候,日常就是江南烟雨长廊下日复一日的清淡时光,就是那个撑着雨伞走过雨巷的女子。“天青色等烟雨,而我在等你”——这种意象看起来有些矫情,然而对于一位正在等待什么人来说,自己就是剧情中人。有位诗人说他喜欢蓝色,也喜欢爵士灰和红,他生活在北方但总是眺望南方,等待南方的雨林、游击和孤军,所以他“决定行刺黑暗”。行刺黑暗其实就是为了拨开丛林的迷雾,等待天日。

这是属于诗人的等待,他等待一个适合他的生活场景,而不仅仅是在等待一个人。可以说,等待,是一个极有分量的字眼。

某一日,我应朋友之邀去他的工作室喝茶,打车到了那里,朋友因为途中塞车还没到,我足足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的等待就为了喝口茶,我明白了等待的一些含义,并且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那句话:“泡茶等花开。”

多年前,话剧《等待戈多》在上海演出时,有一张海报写着:“没有正确的等待,只有等待是正确的。”我们每天都处在日常中,日常生活看似只是人们日复一日经历的生活,只是那种等待,但正如黑格尔所言,“熟知非真知”。我们对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的深意,究竟知道了多少?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·赫勒在《日常生活》一书中,对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,提出日常生活是“为我们存在”。这个“为我们存在”有两种类型:一种是幸福,另一种是有意义的生活。在赫勒看来,有意义的生活要高于幸福的生活。

然而有多少人能够把握“有意义的生活”呢?

曾经被刀郎的《花妖》所击节,这首歌诉说着一段前世今生的凄美爱恋。花妖,一个神秘而又充满魅力的存在,她在红尘中等待,在岁月里守望,只为那一抹熟悉的身影。整首歌词共185个字,没有一个爱字,却爱至骨髓,肝肠寸断。一个跨越时空的故事,画面感极强。山水之间,风灯冷月,一切都沉浸在落日纸鸢和千山万水的寻找里。尤其是“君住在钱塘东,妾在临安北”“寻遍了罗盘经,错投在泉亭”这两句,通过一个城市地名的变化,巧妙地道出了他们的时空错位,这不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等待吗?

流亡法国的德语诗人策兰,对于生长在荆棘之上的“无人的玫瑰”曾经这样写道:“我们并不是真的/生活过/一下子就过去了/看不见/一阵风吹过/在那儿’和‘不在那儿’和‘时时’之间。”这种等待其实是无望的,甚至是看不见的,最终它退出了人的幻想,被一阵风轻轻地吹过。

电视剧《手机》里有一首歌《牛三斤》,曾经让人唏嘘不已:“牛三斤/牛三斤/你的媳妇叫吕桂花/吕桂花让人问一问/最近你还回来吗?”吕桂花等待牛三斤,是让人在广播里问一问,这种等待的心情难道只是一般的心情吗?

世上有一种等待相当于“死亡的等待”。1991年5月18日,苏联宇航员克里卡列夫再次飞向太空,然而让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,他在太空期间,自己的国家没了。1991年12月26日,苏联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,各国乱成一团,忙着分家产,大家竟然都忘了太空中还飘着一个孤儿——宇航员克里卡列夫。不幸中的万幸是,克里卡列夫并非孤悬于太空,还有一个于10月份来太空站准备接替克里卡列夫的沃尔科夫,两人于是成了一对“苦命鸳鸯”,一起在太空里抱团取暖,默默地苦命等待。后来,多亏了美国宇航局向他们运送基本物资,两人才没有被饿死和渴死。一直到了1992年3月,俄罗斯才想起来太空还飘着两个宇航员,这才派飞船将他们接回来。

某日没事,又看了一遍《卡萨布兰卡》。看着看着,就突然意识到,我们现代人的时间逻辑与等待的心情居然不是对应的。这部电影里有这样几句对白——Y:你昨晚在哪里? Rick:这么久以前的事,我不记得了。Y:那我今晚会见到你吗? Rick:我从来不计划那么远。

这已经不是“时间”了,但它与爱因斯坦的“相对论”有关,因为它反映了一种特别的时间逻辑。等待就是时间。那么,“谁是谁的时间”呢?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站台,在站台上等待的人,同样是“谁是谁的时间”?

谁是谁的时间?谁又是谁的“百年孤独”?有些等待往往是孤独的、无望的,甚至是望断的。然而你总得等待。等到了就可能是一场相拥,相拥之后就是要慢慢变老,甚至还要孤独地等待。

人生如同一座长长的站台。有些等待就是一只飞不过沧海的纸鸢,流逝在无尽的岁月中。然而,最深的孤独不是别的什么,而是心里没有了任何期待。所以,没有等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。只要活得明白一点,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美好都是通过等待而来的。

再续桂圆情

□曾元沧

先说一句话:“桂圆是莆田的好。”这是多年前我在散文《桂圆情》里对家乡的由衷赞美,也是对桂圆饱含深情的认可。

去年11月中旬的两天里,莆田桂圆在上海农业展览馆尽显窈窕。我把这次莆田桂圆上海行活动,比作花车巡游,达到了展示莆田桂圆转型升级、推动沪莆农业科技协同发展的预期目标。应该说,在让千年桂圆焕发新时代活力方面,上海行之作用是多维度的。

大上海是莆田桂圆的最早集散地。十六铺码头一带,烟火蒸腾处不乏老一辈莆田人的身影,也是莆商闯荡四海的重要起点,其中成功者的风光令乡邻们钦羡。选择在交往渊源深厚的上海举办活动,让喜食桂圆的沪上人家眼睛为之一亮,真是一个承前启后、事半功倍的好主意。

活动之前就有一个微信飞来:“我是华亭镇许志勇,烦请添加……”原来是镇党委书记。他说了举办莆田桂圆上海行活动的意义。我表示,家乡的事就是我的事,一定认真配合。

许书记在微信里告诉我:华亭高速出口处,竖了一块“莆田桂圆甲天下”的标识,给人送上第一印象:华亭是花果之乡。标识设计上整体似三紫山融入木兰溪,象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标识上写着华亭35个村名,象征团结一心……这标识,毫不含糊地诠释着:什么叫接地气,什么叫用心做事。

他还给了一个信息:“城里有人推荐你参加这个活动。这位先生说,阿沧(指本人)最早为家乡桂圆发声,他的散文《桂圆情》广为流传,影响深远。”我要感谢这位乡亲,还记得我和我的文字,尽管不露面,仍是我的知音。

不由想起一位莆田的老师来,也是我的知音啊!他姓许名更生,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教研部系主任、全国优秀特级教师、首届福建省高考命题专家组成员。他看上了我的乡土散文《桂圆情》,拿它作为1986届初升高的语文大试题,要求考生读后回答16个问题。许老师考前将他写上答案的试卷寄来上海,征求我的意见,问我“答得对不对”。他的认真和谦逊使人深受感动,隔天我便写信回复他:写作时我没有那么多思量,就照老师的意见办吧。这道本土化的命题,把莆田人的桂圆之情往下一代心上传递。人生只有几场升学统考,忘也难,迄今当年的考生还忆兹念兹,津津乐道……

我出席了莆田桂圆上海行活动的圆桌论坛,并受邀以回答主持人提问的形式上台发言。

我的发言表达了下述观点:一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也生成一方物产。桂圆永远是莆田的好。二是老祖宗早就发现

脑和心密切的交互关联,说“记在心里”的概率比说“记在脑子里”的概率大得多。而桂圆既补脑又益心,所以说它是“智慧果”。俚语“吃桂圆,考状元”,道出了莆田的物产自信和文化自信。三是不要忘了告诉年轻人,天工合成的东西,总比人工合成的好。桂圆从龙眼来,整个过程干干净净,最绿色安全。四是在保持物种同质化的前提下,努力创新。始而终之,必须是桂圆,由龙眼加工而来的桂圆,此乃前提。而果肉多少、甜的程度以及口感,是可以有变化的,也应该适应当今人们的需求有所变化——这就需要创新,通过科技来赋能。

发言被活动主办方做成抖音视频,主旨突出了:“我是土生土长的莆田华亭人,从小吃桂圆长大,所以对桂圆特别有感情。我写《桂圆情》是1985年,到今年正好40周年。写好之后《解放日报》先发表,然后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安排最好的播音员陈淳配乐朗诵。每年龙眼成熟季节,他们就反复播送,连续播了好几年,做到了上海那代人家喻户晓。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看到上海桂圆店铺里出现的名字,它写上了莆田桂圆。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,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实际上,一方水土也养育一方的物产。桂圆永远是莆田的好,莆田的桂圆永远是华亭的好!”

40年的跨度不算小。40年可以让青丝变白发,40年可以见证人间沧桑,可以看到莆田桂圆如何延伸铺展,如何颇具章法地向着产业化走去。

莆田人做事追求极致,总有引人注目的高潮阵压。多个行业风生水起,领先全国。而莆田桂圆产业化的高潮是由“天桂”与产区紧密合作、共同布局谋篇成就的。

根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,莆田龙眼栽培面积近7万亩,覆盖25个乡镇,其中主要产区之一的华亭镇龙眼种植面积达2.5万亩。龙眼品种从不多的几个,发展到80多个,居全国之最,其中包括“乌龙岭”“水南1号”“龙潭本”“松风本”“立冬本”等本土优质品种。放眼全市龙眼产业,生机盎然。

莆田桂圆已被国家外事部门选定为馈赠嘉宾的伴手礼。那从小滋养我成长的桂圆,在因“上海行”勾起我的回忆,随之对《桂圆情》的深情回望里,竟攀峰登顶,荣耀如斯!——桂圆冠军,莆田奇迹!

桂圆,壶山顾盼、兰水润泽、根植历史、归依民心的莆田桂圆,你本就该闪耀、明媚、昂首、发达,笑傲四海。

人们都说诗在远方,我言诗在果乡的树梢头。再续桂圆情,重复一句话:“桂圆是莆田的好。”



宁海桥

□石曈芋

深夜,新雨贯穿整个中秋的灯火,贯穿双春饭店的栗子、芋头与米粉。河水赤裸裸。沿桥攀延的枫藤,掺杂着林墩酒粉与桥头煎包的味道。

晚归的飞鸽,掠过教堂与吉祥寺,他们豢养的狮虎,藏于低矮的桥墩。在桥兜村,僧人剥开鲤鱼精的骨皮,蛻去雨后的霞云和咸湿的露水,

蛻去桥头镇将军橘青色的外袍。有人弓腰穿行在时间与空间折叠处,有人把新桥旧桥都揉进蜘蛛的身体,破茧重生的旭日是一团不灭的火焰。

片片枫叶皆为信笺

□陈志勇



郑倩 作

省道202线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,不知走过了多少回。这是一条风景秀丽的路,这是一条乡愁浓浓的路,镌刻了我多少隽永的情感。萩芦溪两岸,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。火红的枫叶,层层叠叠,如同烈焰般燃烧,点亮了整个山脉,与周边青翠的树林,交织成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画卷。

枫叶的红,红得透亮,红得坦荡。从淡淡的橘红到浓郁的酒红,再到近乎黑褐色的深红,它们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

周末,我约上两位好友,踏上山间小径,感受红枫之美。每一片叶子都像被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边,闪烁着柔和而又神秘的光芒。阳光透过树梢,洒下斑驳的光影,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,生怕错过任何瞬间的美。在这里,时间仿佛变得缓慢,思绪也变得柔软,所有的烦恼与压力都被这温柔的冬风轻拂而去。

这时候,不知从哪里来了几只小鸟,叽叽喳喳叫着,清脆的声音划破山林的寂静。风来时,枫叶飘洒在空中,旋转、飞舞、回荡,轻轻地落在脚边。像是无数封写满深情的信笺,被寄往岁月的深处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和小伙伴经常去山上追逐嬉戏,累了,便坐在枫树下,看红叶飘飞,听山泉叮咚。我还捡起几片红叶带回家,夹进书里,枫红与墨香相融,成了时光的标本。在

我眼里,枫叶是最廉价的书签,也是最美的书签。此后每一次翻书,便像忽然撞进秋冬的“枫”景。

春看柳绿,夏赏荷红,秋观稻黄,冬阅苇白。我更喜欢数不清的鲜红枫叶,因为她饱满深情,灵动丰盈,坚韧热烈。那红是历经风雨后的沉静与绚烂。枫叶性子缓,慢慢地由绿转黄,再晕成浅红,最后才红透,像温吞的酒,醉了整座山。这人间温暖的底色,惹起相思无数,抚慰了多少游子的心!

面对枫叶,我也陷入深思中。它不畏风霜侵袭,在萧瑟的树林中,愈见其红,而且红得那么动人,使人心神向往。人生也是一样,如枫经霜红,只有经过磨砺,才能活出自己的色彩和风采,才更精彩。

古往今来,多少文人墨客为红枫倾倒,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。从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到白居易的“香山红叶满天飞,秋意浓于二月时”,再到李煜的“山远天高烟水寒,相思枫叶丹”,红叶成了秋冬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,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无限热爱。

我想,我爱的从来不只是那片红,还是红叶深处的乡音乡情,是藏在每一片落叶里不开的乡愁。

萩芦溪,水潺潺,裹挟着枫叶,载着红叶的祝福,也载着这片土地的记忆,奔流不息,注入兴化湾。

又一年(外一首)

□吴睿

三迭梅花又一年,四时回溯渺如烟。
春波激滟风柔漾,夏浦喧萋草竞妍。
秋月孤清空翠外,冬阳轻暖白云边。
尤多恬美堪吟想,待我铺开百韵笺。

听纪录片《文化闽江》片尾曲《四季歌》

春风眷恋慢亭峰,夏气悠扬建茗浓。
秋月分明浮九曲,冬阳高爽又相逢。

旧时年味

□黄丽珠

“阿囡,起床磨豆腐!”母亲在院子里叫唤姐姐的声音,打破了清晨宁静。此刻,似乎一骨碌起床也按捺不住肚子的小馋虫在蠢蠢欲动。

母亲挑着浸了一夜的黄豆往老屋方向走去,边唠叨说都农历廿四了,别家都磨好豆了,父亲怎么还没回乡,语气里满是担忧。埕院石磨旁,有多人在磨。见到我们,她两眼和嗓门响亮起:“阿紧来!”

母亲用小勺子把胀鼓鼓的黄豆请进石磨眼里,添入井水,示范几遍后,叫我来做。她和姐姐推石磨,像两只毛驴般,一圈一圈地绕着石磨转。在不急不缓中,石磨上盘与底盘不断切割碾磨,黄豆完成了第一次变身。

四角系在木架上的纱布早就在等了。母亲将磨好的浆水倒入过滤纱布中,开始上下左右摇动。我和姐姐抢着轮流接水,渐渐地,豆渣抱成一大团球,像是做了一场梦,一醒来,已和豆汁分离。

生豆浆煮沸才能喝,而我们的肚子早就叽里咕噜响个不停,灶台风箱被我们拉得呼呼作响。火苗呼呼哧哧地舔着大锅底,母亲手持大瓢不断搅拌,生怕锅底焦糊,坏了这一锅好滋味。

外面鸡鸭闹成一团,此刻那些温热的豆渣,便是它们的泼天富贵,几只甚至争斗到厨房来。

终于,豆浆沸腾几遍后,浓郁香味从锅里漫出来,飘出厨房。母亲舀出几大瓢,加入米粉,或者加入白糖,喂足了我们的胃。“呃——”听到我们满足的打嗝声,母亲神情愉悦,手中的活儿却没有停下:点卤水成豆花,压豆花成豆腐块,切豆腐块,油炸豆腐块……

写春联、贴春联也足够忙两天。在母亲眼里,这些属于“文化人”的事。她只负责把一本卷了边的旧春联书、半瓶墨水、一把毛发略秃的毛笔从奁里翻出。年年如是。

父亲读过几年书,写得一手不太漂亮但也独特的毛笔字,乡里几户人家年年买好大红纸,请父亲帮忙写春联。他耐心十分,将红纸折好、割开,再铺展。不一会儿,“爆竹一声除旧,桃符万户更新”“勤是摇钱树,俭是聚宝盆”“冬去山明水秀,春来鸟语花香”等句子一一洒开。最喜欢“春回大地风光好,福满人间喜事多”了,风光好不好那时不会欣赏,对于小孩来说,过年喜事就是有吃有玩。

我们小孩负责将写好的春联放在地上晾干。待到我们识字后,父亲执意将“衣钵”相传,明明我们都是小学生,却被父亲戏谑地称作“大学生”。没有来客时,父亲会在一旁看,更多时候是和客人喝茶、抽烟,交流社会见闻、赚钱门道等。烟雾缭绕中,有时会迎上他们的目光,得到客人的赞扬:“写得有样子啊!”“有没样子那时不懂,就觉得那是必须完成的事情,否则母亲的唠叨如紧箍咒般缠上来。”

贴春联可不好玩。沿海冬天的风像刀子,一阵一阵的。顶着刀子风,我们几个分工明确,搬梯子扶梯子的,刷母亲自制浆糊的,负责传递春联的,至于上下联顺序,全然不顾,正如母亲说的“有红就好”,倒也速战速决。当然,过不了两天,它可能就得到草丛里捡到一两张逃跑的春联,再亲自贴实。

红纸边角料也被利用起来了,水缸、水桶、灶神龛、风箱、猪圈,都写上字贴上了。家里家外,红彤彤的一片,看着就无比喜庆。

今天杀两只鸡两只鸭,用铁线穿上挂起来,明天去谁家买来几斤羊肉洗净坛子用白酒腌上,后天采山姜叶子备足红团馅……母亲恨不得生出十双手。

我们恨不得生出十张嘴。红团有绿豆馅和糯米馅两种,趁热吃,清香无比。我们最惦记的,还是父亲带回的一大箱冰冻带鱼、排骨。在我们强烈要求下,母亲拗不过,不等大年三十,便提前将它们油炸了,膨松地装了一大盆,吃起来脆酥酥的,第二天嗓子也不冒烟。炒过油锅的紫菜也是脆得很,那是正月初一早晨必吃线面里,最受欢迎的配料。食物不是很丰富,但吃起来就是有滋有味,连梦里还在嚼嚼嚼的。

母亲忙得如旋转的陀螺,我们却总被外面的热闹吸引——“嘭——”一声巨响像发布的集结号,召唤着每个孩子。不用说,做爆米花的乡人来了!孩子们仿佛都长了千里眼、顺风耳,很快地,在大队埕院中心地带围成一圈,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外乡人操作。他支起葫芦形铁罐,从米袋里量了一勺麦子,倒入黑乎乎的小转炉,上紧炉口后,往炭火上添了几块炭,便一手拉风箱,一手握着手柄不急不缓地转动。不一会儿,外乡人将手一挥,示意我们往后退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!我们捂住耳朵,又是“嘭嘭”巨响,白色烟雾中,那条挂在转炉上的长口袋蹦出了爆米花,如潮水般涌了一地,白花花,香气也四面八方地炸开了。不用说,都纷纷掉头回家讨要原料和工钱去了。

后来,我们走出乡村,见过更繁华的年节,却再无年少时热烈的盼头。超市的年货琳琅满目,却再也推不出家人一起手作的温度。有关春节的记忆,那些丰盈的温暖的快乐的,都贮存在年少时,好像也只有在那时,我们完成了一辈子春节该有的所有仪式……那些记忆藏在时光褶皱里,都成了隽永的故事,永远鲜活,年年岁岁。